“你知道天穹派出的使者是谁吗？”颜倾看着四仰八叉躺在床上的顾风，声音中有些寒意。

“我去哪里知道，搜集情报可是你的事。”顾风不解地坐起身来，敏锐地发现颜倾的神色不对劲，也是正下态度，不安地问，“是谁。”她端了杯水，打算润润干涸的喉咙。

“是枚雪……和顾无欢。”

“呯！”玻璃杯在顾风手中支离破碎，大块的玻璃碎片割伤了她的手掌，她却只是将其掷在地上，阴鸷的双眼盯着手上溢出的鲜血，淡淡地开口，“江流呢。”

“在天穹手上，顾风你——”

“我知道，大局为重。”顾风合眼，“让我见他们。”

“坐。”顾风交叠着双腿坐在石桌后，望着身旁的山岩流水，淡淡地吐出了一个字。她脸上仍是冷漠，看不出是喜悦还是愤怒。枚雪与顾无欢对视一眼，均是不太自在。谁能想到过去的老同学竟以这种身份再次相见？

颜倾站在顾风身侧，却是微微笑着。

“顾风……没想到你就是天穹说的继世者……”还是枚雪先开了口，她没有什么使者的矜持，反而有些紧张。顾无欢更是低头摆弄茶杯，不去开口。

“枚雪，我也是没想到的。”顾风终于将实现转了回来，惫懒地靠在椅背上，视线却如鹰隼般落在两人身上，有了些虚假笑意，“没想到，真是没想到。”

一连三个“没想到”嘲弄意味极浓，枚雪几乎羞愧地低下头去，可她强作镇定，压抑着心头的不适，强自开口，“顾风，我们并没打算害你——”

“江流呢。”顾风冷冷地打断了她的自辩，黑眸中划过一丝戾色，“砰”地将一个物件拍在石桌上，声音刻薄，“那个蠢蛋还托我给你买了礼物，他倒是等不及，把自己送过去了？”

枚雪脸色变得煞白，她望着那枚顾风手下的水晶挂坠，那上面依稀还有什么字眼，可当顾风收回手掌时，只剩下了呈辐射状延伸的裂痕，像极了细密的蛛网。顾风见她如此干笑两声，“要它做什么？左右不过是便宜物事加上两句蠢话。”

一时间没人再说话，枚雪颤抖着嘴唇，想说什么却又无从说起，顾风的几句话像是锋利的刀子，稳准狠地扎在她欣赏。顾无欢自是不好说什么，颜倾也是惊异。他早知道顾风事先有了安排，可他没想到居然如此剑走偏锋。顾风与江流好久没了联系，那挂坠当然不是江流托她买给枚雪的礼物，而是顾风的计策。他暗下眼眸，这孩子能如此利用人的感情，实在不是什么省油的灯。

颜倾更不知道的是，顾风特意把时间定在今日，更是因为今天是枚雪的生日。顾风为此准备了几天，却没告诉颜倾内情。

现在顾风没怎么得意，她面上仍是冷硬，却放上了几分不忿之意。

“我没有背叛江流，天穹只是让我把他——”

“咳，枚雪，你先喝点水吧。”顾无欢止住枚雪的话，心下也是肃然：枚雪能担任使者一职，也是因为她平日里也是个笑面虎似的人。可现在枚雪居然被混乱了心神，他就不得不接过使命了。枚雪经他一提醒，虽已红了眼圈，还是住了口，怯怯地道歉，“对不起，我失态了。”

至此，顾风也终于黑了脸，她的眼中闪着毒蛇般可怖的光，和云淡风轻的顾无欢对上，嘴角一斜，露出个鄙夷的笑容，“呵，真心都他妈让狗吃了。”

但顾风的算计落空了，枚雪并没有被这句话激怒，反而是隐去了动摇，低头品着香茗。这让顾风愤怒起来，她虽然面上冷漠，但江流被制早就让她心生恨意了。她扶在杯子上的手关节发白，“江流要是有事，我就——”

颜倾按了按她的肩，顾风一怔，收了戾气，看了颜倾一眼，几不可见的点了点头。转头再度对上顾无欢，正坐起来，“无赖，你不是出国了吗？何必参与这件事。”

“我和天穹有些交情，是受他所托来——”

“做说客？”顾风一字一顿，面上神色肃杀，不经意间抚上手上玉镯，细眼眼角挑起，倒似了反派人物。“亏我害怕将你扯进来，你倒是有主意，是我一厢情愿了。”她抿了口茶，按下怒骂的心情，“说吧，我还真想听听灭世者想要你说什么。”

顾无欢眉头微蹙，这人早已不是当初的懵懂少年，变得俊朗沉稳了。但在这个和他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的少女面前，仍是无法谈笑自若，只得好言劝道：“天穹他并不是想灭世，否则我也不会帮他，他只是希望——清理。”

方才还略有拘束的人在说到这个词语时，眼中竟放出狂热的光，顾无欢心不在焉地敲着桌子，朗声说，“你也是知道，这世上有多少污秽？天穹能识人善恶，又有特殊能力，就让他把恶人除去，岂不快哉？”

顾风嗤笑一声，用眼瞟他，“到底是你太幼稚，还是你在小看我？”

“难道你不动心吗？你和天穹都有特别的力量，为什么不好好利用它让这世界更美好呢？你记得中学时你的失望吗？现在，就是改变的时刻了！”顾无欢见她出神，有些不满地提高了声音，“我们可以让那些劣等人消失，每个人都会得到真正的幸福！”

“你中二还没痊愈吗？我已经从中二病毕业好几年了。”顾风的话语冷的像带了冰碴，她咬紧牙关，“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！清理——你简直就像是个崇尚种族主义的纳粹！开什么玩笑！”

顾风“砰”地一拍桌子站起身来，竖起左手的中指，几乎戳到了顾无欢的脸上。但顾无欢没有对这种侮辱性的手势作出任何反应，他只是着迷地盯着那只玉镯——在他眼中，那简直就像是世界的权柄。可几息以后，他便无法再看了，因为那只手已经掐上了他的喉咙。

顾风狞笑起来，就像只嗜血的兽。

“要说劣等人，你们这帮废物都是，掐死你就像踩死蚂蚁一样——清洗！清洗！首先要被清洗的就是你们这些叛徒！借助怪物的力量削弱人类——亏你们他妈的想得出来！你想下地狱吗你们这帮蠢货！”她愤怒地吼着。

“顾风！冷静点！”颜倾上前两步刚要出手，顾风却已颓然放手，仰回了木椅，将左手狠狠地撞在青石桌上。她眼中亮的可怕，脸上却已有衰败之色。

“你……果然……无法控制完全。”顾无欢心有余悸地捂着喉咙，那手几乎要勒断他的喉骨了。可他却没什么怨恨的表情，只是与顾风对视着，脸上甚至有些温柔，“顾风，你知道使用煞的后果，和天穹联手吧，否则……”

“没多少时间可活？”顾风一扬唇角，“我……早就有觉悟了。”

“难道我们一定要站在对立面？顾风，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，为自己考虑考虑吧，你这样又有什么好处？这样也是对江流和枚雪好，他们之间本来是没有利益冲突的。”顾无欢顿了一下，略低下头，“而且……我们才是最了解彼此的，不是吗。”

枚雪早已散了心神，颜倾听了脸上却布满愠色，他刚要说什么，却被顾风抬手止住。颜倾看见顾风苍白的脸上染了几丝血色，心下大骇：那当然不会是羞涩的红晕，而是……煞开始冲击她的心脉了。这就是顾风付出的代价。

顾风深深地望着顾无欢，似乎要将他的样子铭刻到骨血里。半晌，她疲惫地开口，“顾无欢……我喜欢过你。”

这一句话出口，颜倾与顾无欢俱是一惊，在顾无欢脸上，更多的是轻松。他以为顾风这是在示好，可是顾风双眼中却绝对没有钦慕，只有一片冷然。“我现在也不讨厌你，可你……没资格与我谈判。我要见天穹，而且在那之前，把江流还给我。”

这绝对强硬的一番话被顾风说的傲慢而狂妄，顾无欢脸瞬间沉了下来，他拍案而起，终于撕破了怀柔的伪装，“我知道你倔，才对你好言相劝，可你也别不知好歹！你，哪有谈条件的资格，别忘了，江流在我们手上！你要是执迷不悟，就别怪我不顾同学情谊，江流的安危可就难说了。”

顾无欢是赤裸裸的威胁，但顾风却没动怒，她只是平静而怜悯地看回顾无欢，几绺黑发垂在眉间。“你找我找了很久吧，除了任务什么也没考虑过实在是太好了，方便了我做事。”她看了一眼颜倾，脸上浮起了残忍的笑意。

“嘉音听说是去度假了吧……你有多久没联系她了？”

“你什么意思！”顾无欢大骇，他最近确实忙的忘了与嘉音联系，在这个场合被顾风提出来就让他有了不好的预感，他连忙掏出手机来拨打那烂熟于胸的号码。

就在同时，歌剧《猫》华丽的唱腔响了起来，顾风拿起一直放在手边的黑色手机。

“不好意思，接个电话。”她嘲讽道，按下通话键。

顾无欢的心沉了下去，电话接通了，传来的——是顾风的声音。

“现在……可以答应我的条件了吧。顾无欢。”